



主编 || 孟繁华

青春小说 精品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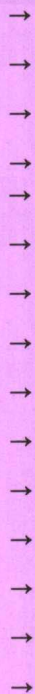
[礼 平] 晚霞消失的时候
[铁 凝]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古 华] 爬满青藤的木屋
[陈 染] 与往事干杯
[王小波] 黄金时代
[毕飞宇] 玉 米

04



艰难时世的感伤
[中国当代卷]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主编 || 孟繁华

青春小说 精品读本

[礼 平] 晚霞消失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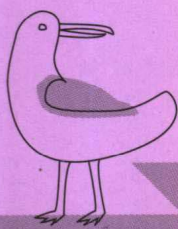
[铁 凝]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古 华] 爬满青藤的木屋

[陈 染] 与往事干杯

[王小波] 黄金时代

[毕飞宇] 玉 米



艰难时世的感伤

[中国当代卷]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小说精品读本:艰难时世的感伤/孟繁华主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青春经典文库·中国当代卷)

ISBN 7-5006-6679-9

I. 青... II. 孟...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7762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64049423 营销中心电话:(010) 64065904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20.25 印张 2 插页 403 千字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30.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艰难时世的感伤

序

孟繁华

青春是永远被谈论的对象。这不仅缘于年轻人引领着社会新的时尚风潮,决定着不同时期的社会心理,同时还意味着他们将无可质疑地占领着未来。但年轻人的这一优越并不意味着青春的幸运。由于在社会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必须经过阶段性的“压抑”处境。他们初临社会就宿命式地陷入了巨大的“意识形态”网络之中,他们被教化、整肃、规约,要按照已经制定的“社会契约”进入社会。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了意识形态,决定了这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入社会。就中国当代社会状况而言,这个“认同”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青春在“除菌”的过程中成长,当青春已过,人到中年或老年时,他们认同或追忆的恰恰不是被“除”过“菌”的青春,而是那些更符合人性的合理要求,或者是与社会教化无关的青春情感记忆。

当代中国文学,确实存在着一种“感伤小说”,只不过它还没有经过“约定俗成”的命名而已。这与我们的文化环境有关。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之交,曾有一个名重一时的“伤痕文学”,这一文学类型也写得很“感伤”,但这种“感伤”并不是纯粹个人化或情感化的。它的背后隐含了强烈的政治诉求和国家民族叙事。因此,当与国家民族相关的叙事功能完成之后,这类小说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这与我们所说的与个人情感记忆或普遍人性受到压抑、挫折、不自由等有关的“感伤小说”是非常不同的。在意识形态控制比较严厉的年代,与个人相关的诸多情感大都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小布尔乔亚”的,因此是不健康的,是“带菌”的。于是,意识形态和正统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个人“带菌”思想情感的“除菌”过程。从共和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大多数时间里,青年没有、也不可能具有较自由的发展环境和空间。他们必须在“导师”的引领下,在向意识形态不断认同的过程中,成长才被认为是健康的。当代文学“教化”的功能认识和实践,也决定了它

负有对青年“引导”的使命,这一认识一旦转换为“审美”要求后,作为文学的意识形态就具有了合法性。在这一环境成长起来的那代人,大概是最为循规蹈矩的一代,他们也习惯于夸耀有过的经验和经历并要求下一代。因此,意识形态的教化在那些时代就具有了道德的意义:凡是与社会、国家、民族等不能建立起联系的情感,都是不道德的;凡是与个人有关的情感,都是可耻的。

但青春的压抑必然要诉诸于它的反面形式。于是对抗和反叛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在西方也一样,西方主流视野里的判断是,20世纪60年代一代被认为是最糟糕的一代,也是保守党列在仇敌名单上的主要对象。在英国执政工党看来,60年代是造成动荡的原因,更是广泛动荡产生的结果。年轻的披头士们虽然不免轻浮,但他们乐观的声音也造就了影响深远的新文化景观。并因此催生了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在美国,旧金山乐队的音乐满足了尖酸刻薄听众的需要,它以散乱、复杂和粗野来对抗传统文化,在放荡不羁中体现着自己的独立性。西方的60年代运动在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流行。“我不相信”的声音成了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反叛声音。而后,金斯堡式的“嚎叫”——从诗歌到摇滚,震撼着祖国大地。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时代最有生气、最具创造性的文学艺术几乎都来自年轻人那里。在他们刚刚出现的时候,他们几乎又无一例外地有过遭到迫害或封堵的经历。那些不合传统的想像和形式,总会受到正统的指责或“除菌”式的劝诱和引导。在这些指责中,社会免疫能力的低下和年轻人的“危险性”被成倍地夸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60年代或称为“晚生代”的写作群体、70年代写作群体、更年轻的网络写作群体等,几乎都不乏漠视、警惕甚至敌意的对待。

但是,当这些陌生的面孔逐渐被熟悉之后,当他们文学活动的“危害”预告并未兑现之后,他们开始得到追认。已经成为过去的“青春”于蜂拥而至的“研究”或“命名”来说,起码被延误了三年。那些早期真正有见解的敏锐发现便被湮灭于这些致命庸俗的评论潮水中。被“除”过“菌”的写作一旦得到追认,也就成了新的文学的意识形态。作为新的写作范型的诞生,也就意味着青春和挑战已经成为过去。这样为青春写作辩护,并不是说所有的与年轻有关的文学时尚或潮流都是值得赞赏或维护的。但青春时节就是狂野的时节,青春就要充满挑战的勃勃生机。如果年轻的文字就温良恭俭让,那他的诞生之日肯定也是灭亡之时。因此,对属于年轻的文学思想和潮流,应该怀有像詹姆斯在评价西方20世纪60年代那样的情怀。他说,“对60年代光辉业绩的追忆、纪念或悲惨兮兮地公开承认那十年的诸多失败和错失了的机遇,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错误,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找不到一条可以穿越而过的中间道路……历史乃是必然,60年代只能那样地发生,其机遇和失败相互交错,不可分割,带着一种特定历史情境的客观规约和种种机遇”。所有的青春写作都与这位大师所评价的60年代相似到了这种程度。

这里编选的六部小说,可以说都是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作品。通过这几部小说我们

可以形象地了解或感受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青春的情感要求是怎样被压抑或者是多么残酷地遭到了压抑。如果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爬满青藤的木屋》、《黄金时代》的主人公，是受到血统论、阶级论等政治压抑的话，那么《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与往事干杯》则是受到了旧道德的压抑；而《玉米》则大胆地深入到了青年女性的性意识和传统道德之间的矛盾，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缝隙，让人在身体的裂痛中感受到了人性的苦痛。与当下欲望飞升没有节制的身体狂欢相比，这些作品可能过于沉痛，它甚至让人难以理解或承受。但那确实是不同时代青春生长的环境。它们问世后也曾有过不同的评论甚至是激烈的批判。但假如我们知道今天的社会生活或情感环境会发展到这种程度的话，我们还会那样激烈或义正词严地去批判它们吗？生活在今天的青年可能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感或精神矛盾，但比较起以往时代的青春来说，你们还是幸运啊！

目录

- 礼 平→ 晚霞消失的时候→ 7 贺绍俊:《晚霞消失的时候》导读 106
- 铁 凝→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109 贺绍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导读 166
- 古 华→ 爬满青藤的木屋→ 169 贺绍俊:《爬满青藤的木屋》导读 186
- 陈 染→ 与往事干杯→ 189 贺绍俊:《与往事干杯》导读 238
- 王小波→ 黄金时代→ 241 贺绍俊:《黄金时代》导读 274
- 毕飞宇→ 玉米→ 277 贺绍俊:《玉米》导读 322

6 -

晚霞消失的时候

礼平/著

礼平，原名刘辉宣。1948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四中，1969年参军，1980年转业。先后供职于北京市政府、工人出版社、《光明日报》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教学部副主任，副编审。1980年发表处女作《晚霞消失的时候》，此后有小说《小站的黄昏》、《无风的山谷》、《走过群山》、《含风殿》等。曾获《昆仑》和《十月》杂志文学奖。

谁都有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弥漫在生活的岁月中,常常被自己看得杂乱无章而又平淡无奇。但是,岁月流逝,当你在多少年后又回过头来看这些已经淡漠的往事时,你也许会突然发现,你早已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了一篇动人心弦的故事。

难道不是这样吗?多少人都是这样写出了,或者希望写出关于他们自己的小说。

我的经历也是这样的。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也和千千万万的普通少年一样,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不值得那样欢乐的欢乐和不值得那样忧虑的忧虑。可是由于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就有机会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了一段我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往事。虽然我知道,我过去的生活平凡、平庸,而又平淡,但是我的故事中那些不平常的人物,却使我在想起他们的时候心情永远也无法平静。

下面,我就要来讲它了。当然,正像一切人的经历在被写成小说时都不可避免的那样,它的某些情节已不再真实。然而这故事的逻辑却是真实的。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并现正发生在人间的各个角落,而且只要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还没有毁灭,这部踉踉跄跄的历史还没有了结,这样的事情就永远值得人们记取和回味。

记住吧,朋友。假如你能明白这故事的逻辑,并且能善处它。那么当这样的事情终于也来到你生活中的时候,你不知会从中免去多少你能够免去的痛苦,更不知会得到多少你应该得到的幸福……

第一章 春

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少年的梦,总是非常的香甜,深沉。在我的故事开始发生的那天早晨,我也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我不能说,那神奇美妙的梦境与我后来的经历有什么联系。然而梦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好像没有发生过,又好像确实发生过;它不是你命运中任何事件的原因,却常常导致你的生活中发生些什么。所以我不能忘记那个梦。而且,至今我都常常怀疑:梦,乃至一切虚假空幻的东西,对于人的生活是否真的那样无足轻重?

那天晚上,宁静的月光,从玻璃窗外洒进房间,照得遍地清辉如水。窗外那清新的月色使人神清智爽,睡意全消。于是我从床上坐起来,悠然走出门外,踏进了无边无际的原野。一条洒满月光的小路,正舒展着长长的身躯,指向远方的群山。夜晚的凉风,从原野上轻轻吹来,遍地的鲜花在月色中拂动。天空中,烟波浩渺的银河从天幕的这一端流到另一端。明镜般的月亮高高悬挂在宇宙深处,从那里发出美丽的光辉。

我步履飘然地踏上了那条小路,竟来到了一个神话般美丽的地方。

这是一个月夜的山谷,无数黑色的山峰高高地矗立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中,从四面八方把夜空围成一个镶有镂空花边的巨大的深蓝色玻璃盘。在山谷深处,一片明净的小

湖，静静地躺在群山的怀抱中。像是在微憩，又像是在沉睡。天空浩繁的星河和黑黝黝的峰尖倒映在湖水深处。在微风吹起的阵阵涟漪中抖动。

当我的脚步踏上湖岸的时候。从我身边的花草丛中突然惊起了一大片五色缤纷的蝴蝶。它们忽地惊飞四散，又聚拢起来，随着一阵轻风飘向湖面，在那里闪起一大片光辉！

我被这奇异的景象惊呆了。

那些令人目眩的蝴蝶开始莫名其妙地迎风起舞。忽然，它们成群地飘落湖面，无声无息地沉入水底。一瞬间，它们又飞出清波，直上夜空，在银河与繁星间闪烁。当它们在远处飘舞的时候，纷纷然就像是一片飞舞的火星。而当一阵轻风卷着它们从我身边群飞而过的时候，又像是流过千万朵燃烧着的火焰，同时满空中都是金属碰撞的轻微响声。

这一切简直是一场神秘的魔术表演，把我的整个心灵都迷住了。于是我鼓起勇气，怀着一颗孩子的激动的心，冲着湖面，冲着山谷大声喊了起来：

“喂！这是什么地方？——”

我的声音振动着那些飞舞的金翅，荡过湖面，消失在对岸的丛林中。

美丽的山峰静静地矗立着。蝴蝶仍在神秘地飞舞。湖水与山林一片寂静。

我开始怀着巨大的好奇心在湖岸上徘徊。就在这个时候，从对岸我声音消失的地方，又开始隐隐响起一阵轻柔缥缈的歌声。这歌声在微风中抖动着，由小而大，渐渐传遍整个湖面和山谷。在这安详的夜色中。那歌声显得十分遥远而清晰，抑扬宛转，然而我却一个字也无法听清，我努力向歌声响起的地方望去，只见在那边山脚的林木中，正泛出一层微明。

我断定，那歌声一定便是这片山林湖谷的主人，并且是这一切奇妙景象的操纵者。于是我拨开遍地的花草，踏着清寒的泥土，毅然决然地沿着湖岸向那歌声响起的地方走去……

然而正当我努力要在那浓密的天涯芳草中寻找一条小道的时候，似乎是从天外传来的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在我耳边大声响了起来。同时我的身体受到一阵震撼。

“快起床吧，看都什么时候了？”

梦中的山林湖水和蝴蝶、歌声顿时飞散得无影无踪。我使劲儿睁开眼睛，醒了。

晨光透过长长的窗帘，在房间里洒满柔和的光线，天已经这样亮了。我一挺身，从床上坐了起来。

“快点起来吧，孩子，你爸爸都起来很久了。”妈妈一边说着，一边走到窗前哗哗地拉开了窗帘。清晨的阳光，顿时满屋子倾泄开来。

我揉揉惺忪的睡眼，推开窗户，深深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顿时睡意全消。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早晨,整个城市已经开始活跃起来。这个世界的又一天生活开始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生活啊!

我站在窗前用力运动了几下双臂,一边心满意足地回想着那令人愉快的梦境,一边动手穿衣服。但是就在这时,客厅里传来爸爸那浓重的江西口音:

“看看你桌子上的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睡觉?简直不像话!”

我赶紧穿好衣服,悄悄溜进盥洗室,心情不像刚才那样欢乐了。

爸爸似乎仍然在生着气。他很重地放下碗筷离开了桌子,回到自己房间,拿起了皮包准备去上班。但是他走到门口却并未走出去,而是隔着走廊冲我大声问了起来:

“喂!你今天上课要不要跟我的车一起走?”

我却吓坏了。

今天是他那个兵种的联合演习,他一早要赶到现场去,正好路过我们中学。本来,坐爸爸的汽车走上一段是件很美的事,这样的事在我考上中学后简直还没有过。可是由于昨天晚上刚刚挨过爸爸的训,所以我今天真怕坐到他的车里去。

“不要,我得先上公园……”我连忙回答,但马上就知道这句话又答错了。

“又去玩吗!”果然,爸爸生气地把门砰的一声重新关上了。

“不,我每天都要去那里温功课的,”我打着满脸的肥皂,伏在洗脸池上怯生生地说。

爸爸的脚步声向盥洗室走来。我的心跳得厉害起来了。

门口出现了爸爸威严的身影。他身笔挺的军装今天好像有点吓人。我接着哗哗的水龙头,拼命冲着脸上的泡沫,尽量不去看他。

“骑车子去吗?”爸爸站在我身旁问,声音温和了一些。

“嗯。”

“时间够吗?”

“嗯。”

“光知道嗯!”爸爸没好气地说了一句,便把一件硬东西,放在镜台上。“上课不许迟到!”说罢,就转身走了。

走廊里传来爸爸下楼梯的声音,随后汽车的门在院子里砰地一声关上,一阵马达声很快远去了。

我这才放下心,擦干脸上的水珠抬起头来,这时我才发现,爸爸把他的手表给我留在镜台上了。

一阵感激和轻松,使欢乐又重新回到我的心头。我高高兴兴地抓起爸爸的大手表,松松垮垮地往手腕上一套,然后把毛巾丢在洗脸池里,飞快地跑回自己的房间。我把课本、作业和文具收进书包。抓起来就跑过客厅,只见爸爸没吃完的早点还放在桌上,于是

我把它也统统塞进书包。端起盛粥的小锅就匆忙地喝了起来。

这些举动,都被正准备上班去的妈妈看到了。她一边收拾文件,一边冲我喊道:

“又吃剩饭! 你的饭在厨房里,自己去端!”

“不用!”我匆匆喝了几口,拉开门就往楼下跑。

“你就那么忙吗?”妈妈嗔怪地叫道:“吃饭都顾不得啦?”

这时我已经从楼梯底下推出自行车。跨上一条腿,就像出窝的燕子一样,一溜烟飞出了院门。

大街上,朝阳明媚,晨风清凉。我骑着车子,卷在上班人流的潮水中,沿着干净整洁的街道一直向公园飞去。

在这个公园的山后,有一片浓密的树林。树林中间,有一块绿草如茵的空地,那里有一座不知道是哪个朝代修下的石筑高台。这座高台已经倾颓破败了,四面的砖壁上长着灌木和青松。台顶上,汉白玉石的栏杆已经残缺不全。巨大的铺地青砖也破碎了。碎砖乱石中,长满了青苔绿草和星星点点的黄色或紫色的小花。在石台的东面,有一条台阶直通高高的台顶。

当我终于钻进这片空地,大步登上台顶,并坐在石栏杆上以后,快跑后的喘息和心跳很久才平息下来。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除了栏杆外面的青松伸出枝梢,在晨风中轻微地晃动外,一点声响也没有。

我打开书包,一边掏出点心啃着,一边拿出我今天早上必须温习的俄文课本。我皱着眉头翻了翻这门我最讨厌的功课,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顿时涌上心头。我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昨天晚上在我房间里发生的情景,又浮现在了眼前……

“你把这一课给我背出来。”

爸爸此刻正和妈妈一起坐在我的桌子前面,手里拿着我的这本俄文书。由于背向台灯,他们的脸都很暗。

我规规矩矩地坐在床沿上,应付着这场不曾防备的考试。说实话,我根本无法把它背下来,因为那根本不是我们的作业。但爸爸向来是严厉的,在这种时候不容我不要强。我只好尽量背得快一些,管它对不对,只要显得熟练就有可能混过去。

这可真糟糕。三十年前,爸爸妈妈都在苏联学习过,这点俄文当然难不住他们。我的脸红了。

“一个学生,不老实地掌握功课,投机取巧,这叫什么态度?”爸爸声色俱厉地说着,好像我是一个只知淘气的糟糕透顶的学生一样。这真使我满肚子都是委屈。

“爸爸！在学校里我的各门功课都是最好的，就是俄文我实在受不了，它实在太枯燥了。再说，我又不想当翻译，学好了有什么用！”我忍不住为自己争辩起来。

本来么！我在学校里所有功课都学得不错。不管是文史地还是数理化，我的成绩都足以叫爸爸自豪。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它们。但是俄语，它算什么呢？在学习的时候，整整一个班的中学生跟着老师喊什么：“妈——妈”，“爸——爸”，“桌——子”，“椅——子”，我一点也不喜欢它，也断定我将来根本用不着。所以，去年考试，这门倒霉的功课使我破天荒第一次闹了个不及格。从那以后，爸爸就不再夸奖我，而是越来越严厉了。

“有什么用？”爸爸奇怪地看了妈妈一眼，“你看这样的问题有多奇怪！”

妈妈笑笑，什么也没说。

“我问你，”爸爸合上书放在膝盖上，“在我们的部队里，战士们天天要出操。可是齐步走和立正在作战中有什么用？难道有一个士兵提出这样的问题吗？”

我不说话，但我心里认为这完全是另一码事。

“谁也不能提这样愚蠢的问题。”爸爸继续说，“因为每一个军人都晓得，军队必须具备严格的纪律才能作战。而纪律在战争中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素质，你记住，是素质！一种素质比一百种手段都重要。那么，你们做学生的是否也需要一种什么素质呢？需要的。这种素质就是善于学习，善于记忆，善于思考。要知道学校里开了这样多的课程，并不仅仅是为了教给你们那些专门知识，不，这种全面的学习还在于培养你们一种善于学习的能力。善于学习，你懂吗？如果你能学到这一条，天下的本事都是你的！”

他说着，一根竖起的指头还在空中一挥，好像天下的本事都在这根指头上拴着，他想丢给谁就丢给谁似的。

“不错，你今天学的东西将来并不一定都会用得着。但是，我的孩子，你又怎么能知道你将来用得着什么，用不着什么呢？人是无法事先挑着有用的东西去学的。书到用时方恨少，学任何东西都不会多余！”

“孩子，你爸爸说得对。我们从前也学了很久俄语，到后来几乎一点也没用。但是那种学习却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它的好处现在我们还能感觉得到。”

爸爸对妈妈的插话很满意，特地向她点了点头。

“妈妈，我根本办不到！”我叫了起来，“没有兴趣的事我得花十倍的力气去做它。您不知道为了这门倒霉的俄语我熬了多少夜了。今年市教育局难得举行的数学竞赛，我没有能得奖，就是死抠了俄语的过……”

“糊涂！”爸爸把书拍地一声放在桌子上，发火了。“我不要你去争什么竞赛，我要你的知识全面发展，我要你完成党交给你的所有学业！什么兴趣？那是你学习的出发点吗？”

年纪不小啦,孩子,不是你抱着木头枪趴在泥巴里玩打仗的时候了!”

爸爸把手撑在膝盖上,摆着威严的架式。我再也不说话了。

我坐在石栏杆上,轻轻叹了一口气:“唉,还得温它呀!”

我拍拍手上的点心渣,收敛起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没精打采地翻到了昨天的那篇课文。

这是一篇糟糕透顶的课文,全课一句吸引人的话也没有,又那样长,简直没意思透了。我草草看了一遍,就打算把它背下来,但是不行,心里好像总不太踏实,于是我又看了一遍。果然,几个嬉皮笑脸的单词藏在字里行间,正狡猾地看着我。

我使了使劲,努力把它们的面目记住了。

可是当我再一次准备去背它的时候,却被一种什么声音吸引住了。我的心不禁一动。

这声音很轻,但是也很近,好像就在高台的下面。我仔细听了听,似乎是有个人在下面读着什么。

“怎么,这里已经有人了?”对于有人闯进这寂静的小天地,我心中感到几分不快。

我悄悄跳下地,轻手轻脚走到对面,用手指顶着栏杆向下望去,马上就发现了这个“入侵者”。他是一个穿着淡蓝色外衣和浅灰色长裤的女孩子。她正横坐在一尊张牙舞爪的青灰色石兽的背上,聚精会神地读着手中一本厚厚的外文书。因为她低着头,所以我完全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到她的不算长的双辫搭在肩后,再就是那白色的衬衫领口。这个女孩子悠然自得地读着,一边读一边还不停地来回晃动着两条长长伸出去的腿,根本不会想到附近早已有了人。天晓得她是什么时候跑进来的。

此刻,几束阳光正挤进树叶的缝隙,倾泻在她周围的草地上。这个神态安详的女孩子,和那尊昂首怒目的石兽,坐落在一片睛翠之中,构成了一幅十分巧妙而醒目的图画。

我退回来,心中茫然了。

该怎么办呢?溜掉?去路已被她挡住了。从后边跳下去?又太危险。悄悄地猫在这里?可躲在一个女孩子附近偷听人家读书算怎么回事呢?要不,读我自己的!唉,那可不行,我这蹩脚的俄语叫她听到会笑掉牙的——我可领教过这些女孩子的厉害。有时你要是什么事没弄好,一个女孩子的嘲笑比一班男生的哄堂大笑还叫人难堪呢!我真有些打不定主意了。

下面的朗读声断断续续地传上来。很快我便听出那不是俄文而是英文。由于平时接触的读物趣味迥异,所以我对英文的兴趣反而更浓一些。但我从未发现我竟能从别人的朗读中听出一些单词和短语来。于是我一边在肚子里打着主意,一边怀着几分好奇听了

起来。

下面念出了一个长句,我听出一个词是“王冠”。记得在和一个同学谈天中偶然讲到它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但她那句的完整意思我听不懂。

她又一口气念了一个整段。由于她读得太快,我只听出最后一个词是“命运”。但是前面那个词我没听清,所以弄不清是个好的命运还是个糟的命运。

她念得简直太棒了。又有一个清晰的词是我非常熟悉的,但一时又忘了。我咬着嘴唇想了半天,终于想起了那句欧洲名言:“彼以剑锋创其始者,我以笔锋竟其业。”这句话大概与拿破仑有关。她念的那个词就正是这里面的“宝剑”。

王冠?……命运?……宝剑?……

她念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不禁被吸引住了。那一连串和谐的元音说明这是一首长诗。随后我又断断续续听出一些关于宫廷谋杀和贵族决斗的只言片语,这又说明那一定是一篇非常精彩的古典故事。这可真使我大大地嫉妒了起来,因为我这个蹩脚的俄文学生要听懂它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

“反正我听不懂!”我这样想着,低头看看手中那本露出一副苦相的俄文课本,开始想到我的功课了。是啊,人家倒是念得洋洋得意,可我总不能叫她给困在这里不得脱身啊!

真是“急中生智”,我考虑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将她轰走!我想,只要我突然爆发出一阵大喊大叫,她一定会吓得赶紧离开的。

主意一定,心里就踏实多了。我憋足了一口气,冲着天上,冲着半空中那根倒挂的藤萝,突然爆发出一连串的大叫。这叫声是这样响,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从来也没有这样念过外文,而这样的喊叫一经开始就再也无法收住了。那一连串的俄语单词,就像是被轰出笼子的鸡一样,叫着,扑打着,乱七八糟地飞向空中!

我紧张得心都不跳了。偏偏这个时候,一个突然忘掉的单词卡住了这场热闹。

“该死!”我暗暗骂了一句。但“急中生智”又一次救了我。我把一个现成的短句送了出去,立即把这一串叫破天的外国话结束了。那句和课文毫不相干的短句实际上是:“滚开,女学生!”

树林中突然陷入一片寂静。高台下面更是静得出奇。这林子好像突然受到一阵暴雨的洗劫似的,一切都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了。

好久,下面书包中的铅笔盒哗哗响了一下,同时听到那个女孩子轻轻跳下草地的声音。但随后而来的不是匆忙的急跑,而是一阵稳稳当当的脚步声沿着那台阶走了上来。

脚步越来越近。在台阶口那里开始露了一个女孩子好奇张望的脸庞,随后是双肩、上胸、半腰、全身。当一个女孩子已经完完全全走上台顶,并端端正正地站在台阶上的时